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436
7580



黔南類編序



黔南類編序



黔南類編者方伯敬亭陳公歷官

滇中所著也公以進士起家錢唐

凡屢仕為令尹存歷儀曾學憲諸

所建樹皆不朽之業然直道持法

故退處之日間值焉隆慶三年以

言官交薦拜西江叅藩尋總粵憲

轉滇轄其在滇也勳鎮專恣積威
風靡予適長臬賴公與東泉鄔公
協志共慮計削其權而奸宄奪氣
諸所陳說皆國家重繫臣子大閑
未可以眇淺視也既予奉

命撫江西未幾公極力求去天下士大
夫謂公方被徵起樹績江廣黔南

間即又脫然而歸難進易退如此

夫謂公方被徵起樹績江廣黔南
間即又脫然而歸難進易退如此
黔南人留公不得乃類梓其稿而
授予序之予惟今世文集傳者亡
慮數百家談理道則稍引孔孟綴
詞章則摹擬左馬誠彬彬然盛矣
比及臨事逢艱冥迷罔措前所談
且綴者寔罔裨焉其何以文為也

公學本身心發于事業今集中所
論議率安攘大畧而禮樂刑政財
賦甲兵種種不遺固所謂載道之
具經世之文也夫豈玩弄景光遊
戲筆札者可同道哉予茲辰卷
則三復滇事而夙所處分宛在目
前蓋益動疆場之思而重僚友之

感矣嗟乎公秉忠信篤敬之誠恢

前蓋益動疆場之思而重僚友之

感矣嗟乎公秉忠信篤敬之誠恢

廣大高明之度而其節則峻直其

才則宏博以故理與心融事隨機

應無少凝滯然群居則兀兀默坐

退然若無能者人孰能窺其萬一

哉今際

聖明之時使公立

朝必克與

天子爭可否定

國是假令籌度諸邊即奸雄將帖帖
不敢肆此皆可指掌見之可令終
遂其高耶史稱韓范富歐為一代
名臣謂其心體光明學術醇正在
朝則切直敢言在邊則鎮定有制

以今觀于公不將比德於四子乎

朝則切直敢言在邊則鎮定有制

以今觀于公不將比德於四子乎
予昔與公同事而實同心也故得
因茲編以發公之蘊苟有味乎茲
編者公寧得久卧西湖之上哉予
蓋日望之矣

萬曆元年六月吉旦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奉

勅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前提督湖廣學校

副使監察御史姑蘇鳳竹徐拭謹

撰



敬所刻

前序

黔南類編序

前序

黔南類編序

此編為滇藩方伯敬亭先生錢唐陳公
所著體裁純正造詣淵微讀之誠可以
範末學而風有位也西蜀任侯鏗柳州
徐侯可久請而得之任侯手自校閱題
曰黔南類編謀錢諸梓以廣其傳梓完
屬予為序顧遠人寡學何能贊一詞哉

竊聞文不徒然也必本諸行達諸政而
後成世之所稱不朽者亦曰立德立功
立言三者其用未始不相為流通而究
其所由以不朽者德與功實惟本焉是
故其行端者其文切以實其政平者其
文簡以明其行與政躁而浮者其文夸
詖而支離隨之嘗持是以觀往古雖名

儒鉅卿莫能掩也而能兼全之者厥惟

跋而支離隨之嘗持是以觀往古雖名
儒鉅卿莫能掩也而能無全之者厥惟
艱哉公挺生浙中蚤年游心聖賢之學
志存經濟以古人自期待起家辛丑進
士歷官縣令禮曹藩臬貳長皆以王道
為心生靈為念尤加意刑獄獎進人才
苦節偉績所至有聞雖政務填委恒不
廢鉛槧為文章酬荅著述率出新得漫

興偶作亦蹈前工然而平易簡嚴皆本
乎義理關乎世教下至庶司之申呈卑
官之稟白與夫布告批駁之詞亦必戒
勉周至省諭懇切洗冤澤物之仁與人
為善之心溢於言表蓋本其道德事功
之所衍敷而相須以不朽者是不可以
莫之傳也豈曰及物而或歎於潤身言

滋巧而不振者可比擬哉在昔有宋嘉

莫之傳也豈曰及物而或歎於潤身言
滋巧而不振者可比擬哉在昔有宋嘉
祐間士率務為奇僻艱澁之詞文體大
壞識治者懼焉有歐陽永叔者出敦尚
平實其典文衡崇雅黜浮頓革士習今
天下文風侈靡漸入浮偽衛道之士數
有隱憂公兩任學憲於粵西滇南大興
文教培養士氣作人之功浮於長憲長

藩之績具載此編人士有位皆得而觀
法之豈惟可正文體端士習靡諂諛
之風寧不少變哉蘇子瞻稱司馬公能
動天人信華夷皆本於一誠以今揆昔
公有忠信篤敬之心有不愧屋漏之學
有獨立不懼之操直如汲長孺而不訐
識如賈大中而不驟文如陸德輿而不

治廣如韓康伯而人不敢欺任如程正

識如賈大中而不驟文如陸德輿而不
治廣如韓康伯而人不敢欺任如程正
叔而世不能黨止而晦也不以為威任
而顯也不以為欣平生志行久近一致
不敢渺孺子而矜萬堯可以質鬼神而
對天地無非奉一敬以為之周旋故今
中外頌德民夷歸心咸仰為福星日望
為輔相茲非人之所能為也號曰敬亭

字曰思敬匪空言之實允蹈之可謂道
德功業文章之兼全不獨以其文焉耳
然則謂公為今之歐陽子司馬公非與
任侯剗奸杜請恤民省費首倡茲刻所
以崇政體重風教之心良至其才猷器
度可槩見矣予不揣誦陋姑述其所見
於斯福與所聞於昔人者而申其說以

為公之文有本如是君子當於其大者

於斯福與所聞於昔人者而申其說以
為公之文有本如是君子當於其大者
觀之斯刻者之意也福釐為八卷公祿
尺牘皆附刻若夫制作之全珍諸篋笥
尤人人之所欲見而快觀者瓊敷玉藻
至好必同公忍終閱焉而不以示人耶
雖然以一鬻亦可以知全味已

隆慶五年秋八月望後五日臨安府致

黔南類編目錄

任參政治生萬文彩頓首拜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任參', '政治', '生萬', '文彩', '頓首', '拜書', and '黔南'.

黔南類編目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黔南', '類編', '目錄', and '任參'.

黔南類編目錄

卷之一

序類

五經旁訓序

自警編序

嘉靖辛酉雲南貢士同年錄序

贈左使東泉鄔公入覲序

奉賀大中丞見吾陳公晉秩同空序

見嵩劉公奏疏序

鳳竹徐公奏議序

見吾陳公憲福序

同年序齒錄後序

贈左使靜軒程公致政還鄉序

雲南武舉錄序

贈大參鳳岩莫公擢福建憲使序

黑鹽井書冊序

居官日省錄序

法家要覽序

守端贖略序

贈憲使鳳竹徐公陟山東右使序

賀憲使獅岡陳公轉右轄序

贈憲使鳳竹徐公陟山東右使序

賀憲使獅岡陳公轉右轄序

留別左使陳獅岡年兄序

留別少參徐龍灣鄉丈序

留別憲副王新泉公序

卷之二

記類

復性書院記

高明州築城記

富民縣新遷縣治記

議設臨元參將碑記

雲南都指揮使司續題名碑記

重建武定府城垣府治記

脩衙記

瀾滄兵備道沈公朱公憲政遺愛碑記

重脩提學道碑記

重脩九龍池清道記

重建澂江府城垣府治記

雲南布政使司重脩理問所記

重脩關將軍廟記

永川縣知縣郝公暨配杜孺人合葬墓誌銘

永川縣知縣柳公暨配杜孺人合葬墓誌銘

奠太恭人朱母文 二篇

奠瀘州朱少叅文

祭憲副張月泉文

慶分吳昌國還伊叔吳大尹夙負代吳大尹

祭兄文

卷之三

啟類

上陳見吾中丞

上陳見吾中丞

上陳見吾中丞

上陳見吾中丞

上曹雲山中丞

上曹雲山中丞

蘇東坡詩集目錄

上曹雲山中丞

上熊鏡湖中丞

奉劉見高侍御

劉見高侍御回啟

答劉見高侍御

奉許保宇按院

奉許保宇按院

書類

奉高中文閣老

寄高南宇宗伯

寄萬履菴少宗伯

寄譚次川司徒

寄王竹巖廷尉

寄張鶴樓中丞

寄孫前峰司成

寄孫前峰司成

寄湖廣學憲姚禹門

奉林退齋尊師

寄詹起亭道長

寄湖廣學憲姚禹門

奉林退齋尊師

寄祁門尹曹荔溪

寄王諳山正郎

奉裴內山宗伯

奉武節菴文選

復思思守張石橋年兄

寄曹荔溪大尹

復蔡念所侍御

復翁見海中丞

寄蔡念所侍御

寄詹起亭道長

寄邵梅墩道長

寄萬履菴年兄

寄顏南學王政

又啓

寄程麗川正郎

答昆陽張知州

寄阮沙城都憲

寄永川王大尹

謝無北潭方伯

謝無北潭方伯

寄盧星野方伯

奉薛三府

寄張履素少參

謝羅麒山憲副

謝黎柳菴少參

寄李節推

寄盧星野方伯

寄田圃泉少參

寄谷近滄中丞

寄瀘州吳太守

寄朱泰菴憲副

寄龔春所少參

謝周盤峯憲僉

與紀振東知事

寄李三洲中丞

奉陰月溪少參

寄熊北潭中丞

卷之四

書類

書類

寄蔡念所侍御

寄熊北潭中丞

寄呂沃洲司馬

寄陳見吾工侍

寄殷石汀中丞

寄龔春所憲僉

寄張敬齋憲副

寄孫前峰司成

寄縉雲樊斗山侍御

寄南京刑部江陽泉

寄曹荔溪

寄樊松坪郡伯

寄祁蒙泉大參

答凌雙橋郡伯

寄騰越州寄沈祖學

寄潮州寄侯星湖

寄南壁賴副郎

寄楊蓉江主政

寄臨安錢太守

寄樊松坪郡伯

寄袁平洲正郎

奉周受菴中丞

與臨安何別駕

寄瀘州吳太守

寄蔣龍池少府

示昆陽張州守

寄唐池嶼同府

寄趙莊城少參

寄謝朱約所憲副

復鄒鶴山憲副

寄楊震厓大參

寄常州郭太守

寄臨安任太守

寄霍二格年兄

寄林聯峯憲副

與董太守

答武定劉太守

寄沅州俞見虞太守

寄趙莊城少參

寄楊肅菴憲副

寄唐池嶼同府

寄沅州俞見虞太守

寄趙芷城少參

寄楊肅菴憲副

寄李中谿院長

寄鄧澄菴憲副

答武定劉太守

寄醫劉滌泉

復羅江袁同知

寄太和高雲川

寄周秀才弘禴

與黃貞元秀才

與吳震秀才

寄新蔡尹方春若

寄冉澳竹少府

答吳青陽州守

柬楚雄張二守

答陳雲心王政

寄施華江憲僉

奉寄高中文閣老

奉楊虞坡太宰

寄高南宇詹事

蘇東坡詩集卷之五

復劉虛湖正郎

復吳初泉太常

寄張鶴樓中丞

寄沈純菴中舍

寄鄔東京京兆

寄九江兵憲張敬齋

寄羅麟山大參

寄謝松屏憲長

寄楊蓉江主政

再復劉虛湖

寄宋桐岡給舍

寄陳錦江給舍

復楊思說

寄湖廣提學姚禹門

寄鄔鶴山大參

寄阮沙城都憲

寄朱約所僕卿

卷之五

議呈類

議呈類

議設小甸關堡夫

議處築城人夫加添工食

議處立哨把隘

呈添設鋪舍

呈富民縣補助修理

議加給所屬廳朝盤纏

議舉人呈作輿

議署印官員養廉之費

議激江府遷移府治

欽定四庫全書

呈蘇息武定府夷民

議查理銀場委官

議鄧川州仍用流官知州

覆議潞江廣西二府築城

議應留朝 覲官員

議修妥南衛盤江河道

議復臨元參將

議處協修貴州驛傳

卷之六

議呈類

議豁面松軍伍

議呈類

議豁面松單位

議馬龍州仍屬曲靖府補知四馬屬武定府

議處收放屯糧

議興葦白鹽井利喫

議興葦黑鹽井利喫

呈詳流落巡檢貢鐸還鄉

議新興節省里甲

議停止建水州建寧

議預行各府採買金兩

初議採買金兩

再議呈採買金兩

查議麗江府申革冗官

議革土官襲職積弊

議大理高叅議致仕

議豁李經贓罪

議呈節省武舉公用銀兩

議呈命婦夏氏優養

議呈考試官出廉供給銀兩

議革雲南府廣備倉收糧積弊附應革夙弊

十條

議五井鹽課提舉司興革利弊

十條

議五井鹽課提舉司興革利弊

水碓開通議資官舍義夫

卷之七

批評類

卷之八

批評類



卷之八
批評類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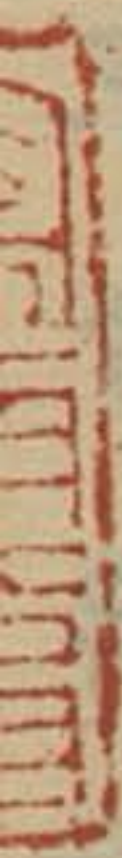
九

黔南類編目錄終

黔南類編目錄終



黔南類編卷之一



黔南類編目錄終

黔南類編卷之一

序類

五經旁訓序

善昔視學粵西見士業舉者恒苦於得書之難自四
 書一經之外寥寥寡聞而性理通鑑二書兼有而習
 之者蓋十僅一二焉竊歎夫遠方之士醇樸未漓可
 與為善而所賴以涵養其德性開發其聰明者文獻
 不足如此又或有奇材異等足以博習五經而微詞
 粵義艱於通曉非有耆儒宿學為之指授而辯析也
 蓋士明經之難又如此嗚呼士不窮經難以致用觀

粵學彙編卷之三



於粵西者如此况滇遠在邊徼萬里之外哉重經術
先教化縉紳先生非有經世之慮者未易及此大中
丞可齋游公撫滇未逾月即取所携五經旁訓校刻
之以惠多士且勗有官君子各勉焉以為從政之助
甚盛惠也善嘗觀宗史稱天聖景祐之間士多因陋
守舊自歐陽子出其學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
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天下爭自濯磨故嘉祐末
號稱多士近世道術裂而士氣衰章縫之徒叛經離
道自外於孔氏之教者亦多矣公起家進士讀
中秘書為名御史出按江左數歷中外幾三十年皆

救時明道之實也方今海內所推通經學古如公者

中秘書為名御史出按江左數歷中外幾三十年皆

救時明道之實也方今海內所推通經學古如公者
屈指可數然則風厲至意豈惟句讀文義之間已哉
自今漢人士業經者溯流求源反本尚實長育成就
後之人必有追誦作人之功者而有官君子苟推之
以從政焉漢民尚亦有利哉善不佞方愧昔之無以
教粵士而幸今可藉手以仰成也敬叙其大指云

自警編序

昔者子貢嘗有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與天道豈出於
文章之外而門人固有不易聞者要之上智之士不

落言詮中才以下推類求通根器既殊授受斯別聖
人之於天道非秘之也今天論政至堯舜止矣執中
之外無長說孔子答門人問政則區別條貫言人人
殊顏曾受教闇然無言至於由求子夏之徒問仁問
孝如化工造物隨財造就不執一方聖門教人何若
是多術也於乎此可以見夫子之文章矣夫子之文
章在當世賢者可得而聞之後世賢者可得而識之
下此而有一善可稱者固亦文章之支流餘裔聖門
所必錄者也宋儒趙善齋自警編之集其謂是歟予
嘗誦法之餘竊歎曰君子百行備於此矣夫是數君

子者未嘗登泮泗之門墻聞夫子之道論然其資稟

嘗誦法之餘竊歎曰君子百行備於此矣夫是數君子者未嘗登洙泗之門墻聞夫子之道論然其質稟近粹庶幾合乎中庸擬之夫子之文章固猶泰山之於土壤河海之於細流斯亦大道所與進者也夫子嘗有言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然則三代而下前言往行之可以多識而蓄其德者舍是書其何以哉承乏此邦欲圖錢梓使邊方下士知古人德行道藝之全去冬十一月與僉憲姚君言及曰此素志也十二月回大理遂亟圖之今年正月移廵臨元僉憲易君代之逾月而工告成夫趙公為此編于數百載之前至於今而刻者海內幾遍及予欲重梓以

廣其傳二君同心銳意興事此可見道有曠世而相
感事有不謀而自合亦性與天道之在人心有不容
息者敬書以識之

嘉靖辛酉雲南貢士同年錄序

國家取士以科貢二途三年大比賓興其賢者能者
固已鄭重之矣至於每年貢士考試之期既未盡一
東西南北隨教鐸所至趨焉待士之禮亦甚褻矣嗚
呼上無竅崇優異之禮下懷苟且自恕之心毋惑乎
師道日卑士習不振也嘉靖辛酉當合省貢士之期
乃預撥有司以五月朔日至省越十日類考又二日

榜示姓名略如揭曉之儀乃張宴於雲南府學之明

乃預撥有司以五月朔日至省越十日類考又二日

榜示姓名略如揭曉之儀乃張宴於雲南府學之明
倫堂而賓禮焉先是淫霖彌旬偶爾開霽人心悅豫
天意亦可覘矣已而諸生以同年錄進求教焉皆前
此所未有也夫禮可以義起况賓貢為國家大典乎
凡予所優禮者非具文以寵異之也謂其異日有作
人之責也夫將責之以作人之任而於始進漫不加
禮焉非

朝廷尊師重道之意也雖然諸生亦知所以自重乎
弱冠有識能文章俸食廩以養其父母妻子計今出
貢之期或三十四年或二十年又或十餘年所食以

石計者不知其幾幸列一官備員或三四年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一二十年所食以石計者又不知其幾使誠有作人之具不負作人之責固不可以幸言矣否則食焉而怠其事者必有天殃巧者王承福之言可鑒也今夫農人治田終歲勤動而饑在其中諸生生平無胼手胝足之勞而足以供父母妻子之養受

朝廷之恩至渥且久也使為諸生時不足以自為有官守不足以為人足為素餐為尸位有愧於心多矣况有茂桑典常專事貪取者是毀瓦畫墁等也故校

官子孫能世其家者什一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而得

况有茂業典常專事貪取者是毀瓦畫墁等也故校

官子孫能世其家者什一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
天殃者邪吁可懼也諸生自今重禮教崇信義端好
尚審取舍凜凜自愛以德行相先俾人稱之曰此某
年類考所得人士也附名斯錄為無忝矣否則一時
榮寵有盡終身罪辜益深予方為諸生懼而不足以
為異也

贈左使東泉鄔公入

觀序

予家居時聞里人邵憲副者云分藩荆西時有承天
守鄔東泉忠信強毅人也倚比實多比年叨總粵憲

今中丞熊公者為左使嘗為予言予友鄔東泉非今
之人也予始低回想見其人已而聞滇右使之報喜
曰予迺今得識鄔東泉矣比至滇相得驩甚予以兄
禮事公公視予猶弟頃麓不足喻其和也復自慰曰
熊中丞不私其友鄔憲副不比其屬苟非至滇幾失
東泉公矣辛未春為入
覲之期公以職事當行大叅沛桂朱君鳳岩莫君謂
宜有贈言曰予責也朱君楚人言公仕楚時治行甚
悉莫君石公仕蜀者云蜀之人至今猶望鄔公也公
釋福石榷稅荊州先是事事者今中丞公劉唐岩以

以清白聞公繼之時稱雙絕擢守承天

釋福石權稅荆州先是事事者今中丞公劉唐若以

以清白聞公繼之時稱雙絕擢守承天
帝鄉也中貴人踰檢難制苟失機宜禍且不測公懇
直不撓然調停斟酌又近人情久之知公無他大敬
禮之擢本省驛傳憲附攝學道其所實高等皆名士
嗣後咸登高科躋膺任人服公知人能得士予所聞
朱君若此轉蜀叅知僚屬聞公至咸拭目曰是在荆
州權稅不愛錢者或又曰茲守承天能善制中貴人
者於是聲名滿楚蜀之間矣掌憲貴陽兩臺知公負
重望吏情軍計推心委重公居滇四年人有惜其淹
滯者公正色曰朝廷不負官秀才多負之耳予以窮

儒備位二十八年官至方伯今一縷以上皆
君賜也顧捐軀莫報敢他望乎皆違其言公光明洞
達不事操切有干法紀者權貴人不能假借事關國
家紀綱所當操執生民休戚宜施罷者以身當之俱
不求人知人亦無能知之者尤喜獎拔善類吹枯噓
生俱為國器前憲使鳳竹徐公當今所稱俊傑才也
禮公甚謹事無細大皆商度可否然後行故滇中紀
綱風教賴此兩人居多夫用世者在先得豪傑之心
然則謂公為俊傑非歟嗟乎以彼其材使得南遊江
浙北遊齊魯秦晉燕趙之墟其地去京師甚通又多

賢士大夫必有能推轂公者則固當端委廟堂生論

浙北遊齊魯秦晉燕趙之墟其地去京師甚通又多

賢士大夫必有能推轂公者則固當端委廟堂生論
國是矣乃今株守萬里之外委蛇四年兩度入
覲其志操才力與熊中丞劉中丞相伯仲而獨後公
也升潔不食豈唯同僚二三子心惻哉雖然公權稅
荆南多奇節守厥天稱卓行至觀其慤直不撓雖自
謂賁育莫能過之矣然則公固古社稷臣之流也
天子行將召公矣熊中丞名汝達進賢人劉中丞名
懋萬安人徐憲使名栻常熟人邵憲副名樞仁和人
是為序

奉賀大中丞見吾陳公晉秩司空序

隆慶庚午夏六月望日中丞見吾公晉秩工侍兼御
史中丞總理河道共恪

上命卜日即行于時軍民擁蹙相向籲天曰公去我
乎吾將安歸博士弟子員廢書歎曰小子後生于何
考德而問業文武將吏百執事或馳或走咸足額相告
曰公衮衣東征嗟吾怙冒之無從也蓋其感人之深
如此七月元日雲南守董君原道造紫薇堂穆然而
深思嘿然未有言也予詰其故曰原道事中丞公二
年蓋靡日不見每見即有聞也茲受罔極之恩不能
忍其去而又不知所為報敢告執事曰予亦受教之

深者試相與言之公博綜六籍含英咀華長篇短章

忍其去而又不知所為報敢告執事曰予亦受教之

深者試相與言之公博綜六籍含英咀華長篇短章
貫穿百家奏議敷陳文告宣達訢謨壯猷日月昭揭
茲公之著作也故每誦其文則快心明目日間所未
聞焉如此而忍於其去乎曰然無未止此也曰公秉
受明智益以上才筮仕至今小事斧斷大事霆擊目
無全牛見者舌咋且以滇事言之鳳曆倡亂謀勳諸
夷烏蒙烏撒唇齒為依會里七州東川水西相期特
角周念噬臍謀報夷情風行教諭上將伐謀遠驚通
懼密謀期月一朝就擒有據其功負此苦心茲公之
經畧也即今東西按堵柝鼓不驚退食委蛇荷公之

遺厚矣如此而忍於其去乎曰然然未止此也曰禹
拜昌言由喜聞過千古寥寥德音寡和公聞過若渴
速於轉圜欣然忘我係吝不存斯大禹仲也之芳軌
也故被公之德者雖有忿躁之心皆惘然自失焉如
此而忍於其去乎曰然然未止此也曰公學不徒博
棲心至道樂學一歌從吾所好三此大中同彼飛躍
仰瞻光霽醉心色笑故有斐君子詩人不能忘於武
公也况於親炙之久且近者乎董君輟然而笑乃起
拜謝曰原道有心而口不能言迺今付度盡矣此可
以壽公乎予曰未也語有之曰君子入治朝則德進

炙原作炙訛

予亦曰仕途遇正人則德進何也漢去京師萬里當

以壽公乎予曰未也語有之曰君子入治朝則德進

予亦曰仕途遇正人則德進何也滇去京師萬里當塗諸公念此至切也予以為此中土奠鴛鴦盜賊縱橫不足以煩當事之慮而唯患兩臺之不和故兩臺和調則事體協事體協則正氣勝嫌疑絕而外患不生自嘉靖辛酉至今十餘年間其大較可睹也今中丞公與侍御見嵩劉公兩人交權可否相濟諸司庶僚向風承德相思相規有虞扈濟濟之氣象焉協氣薰蒸盪為太和雨暘時若民物阜康天人相與如響斯應吾儕際盛時觀盛事幸仕途之奇觀慶淑艾之有資然良會難再得矣則夫不忍公之去豈董君一

人之私公去滇萬里亦豈能忘情今日之會耶公行
矣當塗諸公有詢滇事者則應之曰觀風之使必如
古所謂不愛富貴重惜名節曉知治體如見嵩侍御
者出焉復能與撫台一德一心可否相濟則滇之安
若太山而四維之也然則公雖去滇其道愛若水行
地中無所不在也序成實於三省諸大夫曰此同心
之言也復以質諸侍御公亦曰此同心之言也遂令
董君持此以壽中丞公使海內知滇中一時之盛云
嗟乎謀國者知此則
廟謨固有在矣

廟謨固有在矣

見高劉公奏疏序

昔人論文章多稱西漢書疏蓋去古未遠先王遺教
猶有存者諸儒沉浸禮郁多所自得故其言必則古
昔稱先王信哉其能成家也唐臣讀賈誼書謂其經
制人文燦然大備下至賈山徐樂董仲舒公孫弘匡
衡劉向杜詩伏湛韋彪馬融李固杜喬諸賢要皆先
有其實而後發之於文故其言簡其詞文其事核其
義約百世而下實乎其莫及也人臣格君圖治欲以
敷陳理要型範往哲諉何容易近時廷臣多舉異材
輔弼當世間有疏名見高侍御者士類群然稱得人

嗟乎異材豈易得哉有盛名者多不孚其實學於古
者或不宜於今而自負其能者又不當於用方今異
材滿天下而得賢之效未覩也侍御公何以負天下
重望哉公按藩所至崇大體略繁文披腹心示情愔
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可仰而不可及也至其力
折奸回禪贊世教談笑立定動中機宜蓋名實兼懋
通貫古今者也茲豈負其能不當於用者哉今年四
月大參未君兵憲方君憲僉譚君蘇君從公東巡憲
使徐君以遷秩辭聞臨元參將報罷公慨然作色曰
茲二三中丞侍御經略之績也予何敢多讓乃秉燭

草疏遲明質於諸君讀已咸相訝曰此事屬詞文如

茲二三中丞侍御經略之績也予何敢多讓乃秉燭

草疏遲明質於諸君讀已咸相訝曰此事屬詞文如
貫珠抑何速也固請全集讀之公出西臺奏疏四卷
授憲使君君謂同事諸君曰茲華國之文也宜刻石
曰諾徐君曰至滇謂予宜序侍御公經畧之迹其在
是編何能贊一辭予所知于公者則以為先有其實
而後發之於文此其所自得而人或未易知者公良
心湛然善旅常植其德一也操脫畦徑盡如春溫其
德二也好惡不偏唯循天則其德三也法不盡用事
必留餘其德四也推心置腹立已弗峻其德五也唯
是五者積實於中故發紉於文章流行於事業其不

可掩如此茲豈縱獨辨於盈庭抗危言於一死而素
履自考終有歎於和平中正之則者哉然則公所學
豈唯度越今人雖與古名家比長繫德死未知孰為
後先也憲使君與諸君子表章其意在此海內君子
觀於此言庶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學士大夫縉紳先
生與侍御公有青雲之交者當知予言為不佞云

鳳竹徐公奏議序

曩予讀谷子雲書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笑
異孝成之世所上四十餘事畧相反復大約專攻上
身與後宮而已然諸窮恃權永黨附王氏不敢及也

班史以為諱不足而設有餘信哉吳郡鳳竹徐公起

身與後宮而已然諸男恃權永黨附王氏不敢及也

班史以為諱不足而設有餘信哉吳郡鳳竹徐公起
家進士筮仕分宜稱名令尹改官湖廣道稱名御史
視學南郡人士稱之曰真督學予雖不面公已知為
天下士矣歲己巳承乏滇藩得隨公後粹然退讓鞠
躬君子也及接其論議義所不可責育莫奪至其扶
植國體見微哲理侃侃正色死生利害無足易其心
者其左史鄔公兩人文驩諸所興罷熟計可否其推
腹心忘物我如此今滇中紀綱風教賴以裁至居多
予嘗言為

朝廷守三尺法於滇南萬里之外徐公風節未易言

也公為御史時有奏福二篇雲南守董君原道持以
示予三復讀之歎曰古人在江湖則憂其君在廟堂
則憂其民公平生愛君憂國原於天植故思深言切
誼形於辭所上災異不必引京氏易而陳說剴切足
以感悟上心其所條奏一十餘疏類皆東南大計發
憤舒憂以解倒懸雖犯權貴人不顧撻之引申伯以
阿鳳指金火以求合者相去遠甚孔子曰友直友諒
友多聞殆近之矣予稔公滇中行事既以識其大者
今又得誦公之文章受益良厚董君刻奏福成予因
序之首簡董君治郡村猷風度蔚然有聲君子閱是

也知同聲相應如此云

序之首簡董君治郡樹猷風度蔚然有聲君子閱是

也知同聲相應如此云

見吾陳公憲福序

見吾陳公撫滇之三年經畧既定地方底寧乃輯五
華書院萃多士講業其中擇校官之良者督教之暇
日至肄志堂諸生進講畢公召使前為之陳說精義
纒纒千餘言一時間者惕然有省翌日復生詰李生
永郁單生得賢贈得公時義一卷乃上雲門人陳維
氏所刻也諸生競錄之雲南守董君原道謀錢諸梓
公亟止之曰嗟乎予將以古道造士又導之以時義
耶董君曰唯唯不然昔孔子曰予欲無言唯顏回則

終日與言至於賜也戒其多學而識是夫子之文章
學者所共聞也然則聖門豈廢學文哉今所刻誠時
文耳然其意則古也刻之便於是董君暨諸生詣予
請序在年備員督學愧無以裨益多士乃今得從諸
大夫后承教於辯志堂中公誠誦師三昧也其文又
發於精神形於心術者何能贊一辭哉聞漢之先達
有孫松山先生者視學湖湘公時方弱冠也一見奇之
許以國士未幾舉於鄉甲辰舉進士高第人咸賀
孫先生知人能得士去此三十年公開府於茲又以
文學教授其鄉人信哉名不虛立士不虛附有以也

予讀公文皆根底道義粹然天成固已心服之矣至

文學教授其鄉人信哉名不虛立士不虛附有以也

予讀公文皆根底道義粹然天成固已心服之矣至
薦士不問所欲論乃歎曰公做秀才時儼然以天下
事為己任如此於戲即便進秉鈞軸必有所以待天
下士者矣予懼漢士止誦公之文也敬著其大者如
此

同年序齒錄後序

隆慶庚午九月十有二日滇諸生滕垣韋張讌公議
府之公明堂于時當正席者侍御見嵩劉公左右翼
而坐者學博二人學諭五人予與大參朱君列於主
席之左憲副朱君曾君列於右學憲程君有王道馬

坐於曾君之次諸生分列露臺東西威儀率度少長
有倫人心豫康嘉會合禮將就坐侍御公顧公明堂
笑曰昨掄材於至公堂同文也迺今會燕此堂以敘
同年之好亦奇會哉大參朱君曰唯公故明憲副朱
君曰唯公明足以通天下之志此謂大同侍御公顧
諸生曰慎毋忘今日之言翌日膝垣鞞詣予請序予
觀侍御公學憲君訓迪之言至矣無己則演茲堂之
義以示訓乎今天諸生操筆為文發揮公明二言如
辨白黑及脩之身措之家施諸政事如瞽人行荆棘
中莫知嚮往何者辭章口耳所謂白首而不得其原

也夫士人心術不正學術不明以斯求治欲天下又

中莫知嚮往何者辭章口耳所謂白首而不得其原

也夫士人心術不正學術不明以斯求治欲天下又
安生民得所何可得也是故國異政家殊俗大同之
風澌乎其不可及已今夫廓然無我者謂之公三代
所以直道而行也然有愛惡相攻者朋比以亂真浮
偽相惑者附結以為黨利害相取者不耻於滅義死
生相迫者多至於賊倫公是公非不明雖父子兄弟
猶路人也蓋私之害公如此人心虛靈古今聖愚一
也然察察為明者失於微汙汙逐物者病於愚自用
其知者不聽自晦其明者無見不學面墻終身沉痾
多矣夫不公不明之害一至於此聖人有憂之乃指

繫矩之道示人將以廢其異而反其同也夫苟知繫
矩之道則萬物一體之義在我而無乎不公矣唯公
則如寶鑑照形毫髮皆具而無乎不明矣諸生於此
固童而習之者也自今以往互相勸勉庶於大成庶
幾不負

清朝作養之

思仰承侍御公以人事

君之責而終身樹立可無愧於天地矣否則人將
指之曰某陰邪人也某貪昧人也口碑不磨嚴如鉄
鉞市童堪隣識者甚鄙之矣然則今日之榮斯固有

志者所深懼而一第未可以自足也是年舉士凡四

紙市童堪瞬識者甚鄙之矣然則今日之榮斯固有

志者所深懼而一第未可以自足也是年舉士凡四
十人予培養於十年以前者三之二其餘亦得於私
淑者也故不敢以譽而以規

贈右使肅軒程公致政還鄉序

語云仕官不如逢時力田不如育年有味哉其言之
也士君子負瓌奇之材際休明之運逢機道會樹勳
立名使生有顯號沒有美謚斯不謂之奇遇哉然有
命焉不可以俸致也若夫飭躬勵行戴仁履義循脩
正之途臨潔白之節欲以表見於世一過詬譏同聲
附合終其身不能登文石之墀踐三事之位使識者

抱道才之嘆此又非命耶予於程先生之去蓋深為
國家惜云今年正月予起官江藩得隨先生之後蓋
粹然鞠躬退讓君子也及接其論議忠厚正直卓有
前輩所獲退而聞諸縉紳先生之論以為馮貞所之
右一人員所公蓋近時賢大夫也士論以先生並稱
必有掣然當其心者越數日先生出所為文蓋藩司
題名託也大約言古道難行時好難挽讓言難殄烈
士難容則以請于先生曰士大夫位居兩省苟直己
行道無不可者先生業已通顯尚亦有孤臣孽子之
憂乎公笑而不答考察論定復有及於先生者予愀

然作色而告曰賢者亦有此耶記文所言豈謂是耶

夏乎公笑而不答考察論定復有及於先生者予歎

然作色而告曰賢者亦有此耶記文所言豈謂是耶
嗷嗷之口孰誰致耶公皆笑而不答擇日戒行燕笑
如故一日與先生生經濟堂論事有傳語先生得致
其任者神色自如談論繼_七終其事不少亂予乃拱
而立曰古稱寵辱不驚先生真其人哉公亦笑而不
答善生也晚無諠知先生素履之詳以今施於江藩
者如此縉紳先生私論者又如此其於去就寬綽如
此孰是三者亦足以繫其平生使有推轂先生者進
諸卿貳之列予以坐談國是羽儀清朝顧不當樹大
勛德耶奈何使其輟於去國也大抵國家之用人也

為龍為蛇為虎為犬其趣舍不同君子為國家用也
或為龍驥或為蠖屈其時遇不同至於有所得於中
而無待於外然後能不置欣戚於其間也先生進退
之際其道光明如此此豈有所待於外者耶中世士
夫以官為家罷則悲愁無聊有辛苦可憐之色先生
獨能脫脫埃壙之表難矣哉難矣哉吏書楊公當今
所稱大賢君子也其論公曰官常無改嗚呼先生得
此以追初服真可謂善始善終者矣三省諸大夫同
惜先生之去而不能留也命某書之末簡

雲南武舉錄序

隆慶庚午冬十月武舉屆期待御劉公稽掌故飭科

雲南武舉錄序

隆慶庚午冬十月武舉屆期待御劉公稽掌故飭科
條布令於衆曰時務之要莫急於邊防安攘之敵莫
先於論將夫推重文之意以副
當守側席之求其為慮至遠也乃檄善與右叅政莫
如善司提調按察使張憲臣副使程大賓司監試各
執事咸慎選其役毋敢弗虔待御公夙夜謹密視文
舉毋少懈昨賓興多士善以不才待罪行間見侍御
公籲後至意可格
皇天故入簾之時長虹貫日觀者動色及放榜後一
時翕然稱得人斯固百職事端知盡愚皆侍御公倦

倦事職故得人之盛數十年所僅見也夫文武殊致
毋貳爾心感應之機桴鼓同捷不有熊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以副

皇上招辭之求者哉維九日癸卯騎射中者若干人
十二日丙午步射中者若干人十五日己酉鎖院試
之擇其明習韜鈴曉暢軍務者二十人上之司馬善
以職事宜序首簡昔者田單為臨淄市掾不能過庸
既以鐵籠獲全其宗人而火牛之捷乘勝河上卒破
燕而為齊趙充國之伐先零也馳至金城圖上方畧
其所畫軍冊魏相嘗是其言後西羌底平如取左券

是二人者奇謀秘計蠶器所不載而卒以成蓋世之

其所畫軍冊魏相嘗是其言後西羌底平如取左券

是二人者奇謀秘計蠶器所不載而卒以成蓋世之
功蓋宗國之憂危如累卵老臣謀國計出萬全太史
公謂單以正出奇此為得制勝之道而陸象山稱充
國天資近道此非可以將材例也今楚蜀關陝寇盜
縱橫虜勢動勦邊務孔棘登壇授鉞遡馬無人
明詔所需欲負大將之望建尺寸之功以垂名於行
帛者爾多士膺是舉也豈無懷
宗社之憂如安平君抱滅胡之策如趙壯侯者乎誠
有之則儼然負大將之望者也竊以為欲負大將之
望須有大將之心予前所云不二心者此古名將所

自負也是故變身狗國有死無二上御之不敢以疑
不御不敢以縱此不二心也反此則二心矣今天建
利則趨見危則避此二心也成功自居滿盈不戒此
二心也畏敵不畏將此二心也飾情恭順夤緣外交
此二心也人臣之義專一不二故心一則為順心二
則為逆書曰予有臣三千唯一心此保大定功周武
所以成無競之烈也
皇上運神武之畧思壯猷之臣假專利之權紹權伐
之烈得古名將數輩則奸宄不足平虜患可計期定
也說者以挽強引重為粗材策論所陳皆淺學緩急

所需無當實用吁茲豈知

也說者以挽強引重為粗材策論所陳皆淺學緩急
所需無當實用吁茲豈知
朝廷網羅豪傑令典哉古名將皆武人崛起不事毛
錘照耀古今唯此赤心耳是以天地鑒其精忠鬼神
護其營壘敵國畏其風采偏裨聽其指麾人臣忠義
之利誠明主社稷之福也然則武科所錄豈無鎖鑰
干城之雋如古名將者耶侍御公藉白一心推重文
之意以敷求於爾有衆不知勉為不二心之臣以仰
副側席至意非烈丈夫所自待者滇南雖遠在萬里
外然幸逢明盛之時沐浴聖人之澤必有抵掌
談戎請纓急義如古大將生於其間誠得是人用之

侍御公庶可藉手以報 皇上而予惓惓以不二心
勉之斯固樹勳保業之本也多士其懋之
贈大叅鳳岩莫公擢福建憲使序
語有之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唯任亦然苟筮任之
初即涉聲利求得所欲不以其道雖所入不貲然聲
名自此墮廢矣唯節廉自愛者不然百貨具陳道心
自在彼焉知可喜可好者哉予世家武林有南北二
關在焉南關榷木稅北關榷商稅自予有知以來曠
然不染二三人斯亦難矣然其人自視以為絕德故
終其身挾不取之名矜莫守之節為有識者所深惜

嗟乎士有百行可以一節自多耶則如莫鳳岩先生

終其身扶不取之名於莫守之節為有識者所深惜

嗟乎士有百行可以一節自多耶則如莫鳳岩先生者真有道之士也往壬子歲與先生會於京師越二十七年至此得侍杖履先生灑不能勝其衣言不能出諸口衣服飲衣蕭然若布衣韋帶之士至於取與之義一介不敢忽也其議論政事不為術奇炫異而精明謹飭務合矩矱固己心重之矣暇中出周萊峰贈行文一篇示予乃植稅清源時所得也既卒業乃再拜曰數十年所欲執鞭者未見其人也先生遠遊遐退遊予曰不然先生為戶曹郎六年出守袁州五年備兵松藩四年叅知滇藩三年其治才非不如今人

其沿行可方之古人然徇猶豫必遲久而始敘遷也夫身居輦轂之下兄弟負一時之名而又清脩著潔白之節使少以其才自見必當致身青雲之上矣然鮮知推轂先生者此猶良賈深藏非人所能知也謂先生為有道非耶往年兩臺品藻人物猶不能知先生為何如人嗟乎得予說而信之亦可以竊知人之明矣今年五月銓曹擢先生為福建廉訪使六月報至滇三省諸大夫喜相賀曰仁明之長徃總庶獄八閩自是無冤民矣咸再拜稽首公亦再拜稽首乃

往

黑鹽井書冊序

黑井竈民為貪官汙吏豪軍流民累害久矣凡此下
情無繇工聞也提舉錢應隆蒞任三月衙門舊染洗
刷一清其熟察刑樂為竈民計慮者真如父母之於
愛子誠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也居久之具以白於院
司各道稔知提舉潔己愛民總畫曲盡俱報可之由
是提舉得行其志竈民得安其業積年逋課鉅萬俱
漸次報完云嗟夫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故
私索盈則國課乏復漁衆則耗竭滋提舉既不愛財
又去其所以耗財者宜乎灶民得生國課日裕也今

年二月憲民楊繼程輩願將興革事宜立石刻碑以
示久遠予時方刻成且并事規授一帙於提舉使照
凡例書之則為條議而聞之兩院如憲民所請矣然
提舉諸所條奏固憲民所以得生國課所由裕也信
今傳后其具在此乃命提舉備錄送閱特為更正併
刻一日興革利弊書冊一日條陳利害書冊給憲民
人各一冊使其子孫世守焉後有貪官汙吏豪軍流
民累害吾憲者各執此以往吾知其無能為也已

居官日省錄序

予嘉靖辛丑釋褐壬寅秋為歙縣令知類未達政猶

面墻三月以后稍知親民然於六經垂訓為政之言

予嘉靖辛丑釋褐壬寅秋為歙縣令知類未達政猶

面墻三月以后稍知親民然於六經垂訓為政之言
史策所傳先賢牧民蒞象之要相去遠甚蓋韋布所
學章句為師而政有典常無縉紳先生為之發矇而
教示也歲己酉補令清苑方有端緒未幾改官容部
矣每讀真西山先生政經竊悼歎曰前為令時執此
以往則龔黃卓魯豈難致哉今年三月司徒郎趙陽
溪寄予官箴名言乃呂氏官箴薛子粹言切於政要
者也合政經錄為一帙朝夕省覽適大理守史君至
相與論政出是編讀之史君乃起拜曰百爾有政咸
知誦習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誠惠民大務也願鈔梓

以廣其傳予觀趙君所稱程邵二先生之言更為警
策嗟乎濟人愛物之學守令不誦久矣俗吏喫精簿
書不知本務巧吏欺上剝下倖獵高名酷吏殘虐不
仁煩苦傷恩俗吏吾無論矣以予所見滇中巧偽貪
殘之吏可慨也苟免官刑難逃天網檮杌具在籍籍
不磨使讀是篇誠可愧死矣然則存心愛物實一分
則民受惠之言豈非良吏所當服膺而不可失者哉
予欲使有官君子咸知牧民蒞衆之要日省經傳垂
示之言毋似予有過時之悔也遂敘其大指付之史
君併趙君之言列之篇首庶幾昔賢交儆之義云爾

君併趙君之言列之篇首庶幾昔賢文儆之義云爾

法家要覽序

歐陽子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初頗疑之及服官政讞
審刑獄情偽萬端莫可窮詰法家者流推情盡變酌
古準今低昂輕重毫髮不爽條目所載皆可憑式誠
斷獄指南也故要覽一編自京師達於列省而滇中
無傳奉檄至此者不知挾有是書比及臨政真猶面
墻故凡律例之輕重情罪之淺深事體之先後緩急
無所準則甚有比例繁滋死生任情者甚矣民無所
措手足也嗟乎刑者民生大命存焉先王以禮坊民
恐其入於刑也故出於禮者入於刑五刑之屬三千

自先王慎刑之心言之無一而非仁也君子由禮以
折獄致刑則惻怛慈愛出於至誠議論深測歸於至
當蓋不俟鈞考刑書而吾心有全律矣是故古人之
用刑也本於仁後世之用刑也純任法純任法者已
非先王之舊矣又不習為吏殘民以逞斯固仁人之
所隱而國有常憲豈非良臣所當奉宣而勸勵之者
哉安肅許公按蒞滇南誠心秉憲嚴明平恕風裁赫
然尤加意刑獄有疑於心人謀鬼謀叅佞曲盡至有
片言而雪沉寃奪奸宄之魄者蓋精誠之極鬼神與
通茲非人所能為也九月東巡回以所携法家要覽

授憲副王君刻之惠此遠人聞公為司理時誦曾子

通哉非人所能為也九月來巡回以所携法家要覽

授憲副王君刻之惠此遠人聞公為司理時誦曾子
告陽膚之言恭敬奉持不敢失墜迺今哀念無辜惟
良折獄儼然哀矜家法也凡我有官君子卒業是編
者體先生欽恤之心遵曾子勿喜之訓則生人殺人
自合天則或刑或宥民自不冤此杜史公風厲至意
即歐陽子所云從政名言也昔者張釋之于定國為
廷尉平也聲施當時澤流後裔其道亦若此而已矣
若夫法律雖明闇於大體此胥吏所以擅刁筆之能
耳於國家民生何利焉

守端續畧序

鶴山鄒公鄱陽人也戊辰春當大計群吏先是南都
疏備考察有誤及之者士論譁然不平已而銓部議
留四人鶴山與焉士論始快予不知鶴山何如人也
比年正月客知江藩以公事至鄱陽問其里人皆曰
退讓君子也茲予聞諸其鄉人如此四月以廉訪使
入粵督府建牙乃鶴山故治也予往來端州訪其父
老子弟曰至今猶望鄒公也官師佩服遺教有持守
端履者為獻者予從舟中諦觀之曰茲非以儒術飭
吏治者乎諸所建置足以法當時而利後人赫然良
二千石也得之端州之政如此己巳六月至滇中始
得見鶴山之為人又知其政鶴山溫文謙退中無底

二千石也得之瑞州之政如此己巳六月至滇中始

得見鶴山之為人又知其政鶴山溫文謙退中無底
衷與人交諱如也其為政斤斤砥礪廉隅顧不事操
切待官屬有恩其官屬皆知公寬博長者相戒不敢
犯疆場肅然無鷄鳴犬吠之警又以暇日修治陂塘
溉田數千頃此百世之利也金騰之政又如此夫人
情多矯強於官途而不能延鄉曲之譽能粉飾於見
任而不可干者去後之思能銜奇眩智以邀一時之
譽名而不能深計遠猷為百姓開衣食之利以鶴山
所為章章如是猶不免忌者之說何也聞瑞州之政
上下信孚無所疑忌鶴山勇於為義不徇人情遂招

忘毀或者不察雷同耳語毋惑也昔黃霸守潁川治
為天下第一其遷京兆卒不免言者之議張敞為膠
東相吏民翕然國中稱平有司摘舉小節以相詆誣
然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石霸還治潁川郡中愈治而
敞為京兆九載卒稱名臣自古賢人君子多有不理
於口者以鶴山治行茲豈人所能尼而行或使之皆
天也庚午六月鶴山轉四川叅知將行造紫薇堂屬
予曰贖畧所載願終教之曰彰往蹟表遺賢辨忠邪
之分以興起薄俗茲廉訪職也予何敢讓乃述舊聞
敘於簡端往時同鶴山被誣者為貴陽姚碧崖氏其

高才潔守時望所屬今為浙方伯此兩人蓋一時競

敘於簡端往時同鶴山被誣者為貴陽姚碧崖氏其

高才潔守時望所屬今為浙方伯此兩人蓋一時競
爽云

贈憲使鳳竹徐公陟山東右使序

憲使鳳竹徐公蒞滇二年教風教飭紀綱肅官常恤
民瘼處夷情決冤獄諸所不法皆以身當之豪貴斂
戢戒勿犯暇日進兩學弟子負躬自飭厲其高才能
文者教之時義孤寒無資及橫罹汙歟者周恤保護
使各得所武館諸生諭以忠孝大節由是章縫皆談
理道而脩名檢介冑之士始知北極之上有所
朝兵在焉人心士習如寐如寤隆慶四年三月公晉

東郡右使師生詣予祈文為壽或曰肅政廉訪尊官也世有善宦者深居法堂廉隅峻絕士人投牒上謁戒閤人使勿通迺公願招之使來毋亦非法體乎曰公賁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留鎔士類士循循奉教故終公之任無有冒請授之名挾詐偽以奸絕法者茲固滇士樸茂亦公行誼純固默化之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讓茲徐公之謂歟予觀多士慕公之深感公之至其中未易言也省城六行皆中原苗裔自昔聖祖徵發於茲休養二百年比閭按堵乃今武臣驕豪酷虐呼嗟充野世未有父兄愁歎子弟得優游黌

公字下不四疑衛字
不敢擅添臣原書

序者也自公執憲以來咸有生氣多士乘時聞暇攻

豪酷虐呼嗟充野世未有父兄慈歎子弟得優游學

序者也自公執憲以來咸有生氣多士乘時間暇攻
其藝文故父母孔通此君子小人所以有定業也然
則荷不磨之澤者懷深長之思人士不能忘也有以
哉先是公於四年五月戒行五年二月晉江西左使
尋陞京尹未幾奉

命巡撫江西予今年亦備官左轄凡公舊政守而勿
失至於鎮安西南自愧不能也因多士之請重有感
焉遂書以壽公懸知公念念猶在日南也

賀憲使獅岡陳公轉右轄序

隆慶辛未七月元日長樂師岡陳公以右使履任先

是三省諸大夫造協中堂躬親車騎吏民欣欣咸有
 喜色憲副重卷劉公新田王公以贈言屬予或曰公
 以己巳五月自滇抵鴈門庚午九月至蜀今年六月
 至滇泉蓋席未煖而迪簡之命至矣一何速也曰予
 猶以為晚也公舉辛丑進士為郎十年出守夔門越
 五年陞蜀副憲改遷滇泉徂翔六年餘又陞圉卿逾
 年陞四川叅知又逾年陞滇南憲使晉今職蓋驅馳
 三十年於此矣曰抑何遲也曰公純心古道所至衆
 行實政不求人知人亦罕有能知之者然考其治行
 古賢達弗是過也聞夔州之政以節愛聞逆賊黃中

久為夔憲公潛結土司驅土著寇劉之一天賊斃旋

古賢達弗是過也聞夔州之政以節愛聞逆賊黃中

久為夔憲公潛結土司驅土著寇剽之一天賊斃旋
被脫走無不煩一兵費斗糧也業已轉官憲副運事
者論其擅擾改滇臬後撫臺三川劉公多其籌畫採
木事後議減價追值逮繫甚衆上下無敢言者公奏
記巡察鄭公洛曰

朝兵大工告成覃恩海內猶此商戶破蕩已極又窮

追峻詰此非所以奉揚

德意廣親親之仁也鄭公違其言請於

朝存活數千人罪滇未旬日安賊寇益州徑禦之
張疑設計多方拒守凡兩月賊知公多算潛自引去

撫臺見吾公每語人曰陳君禦賊可謂不戰而屈人
之兵矣嗟乎公劉賊之策見知於劉中丞而不免當
事者之議禦寇之畧亟膺於陳中丞而不免忘者之
譏至於生蜀人數千其功德何量然蜀人至今不知
也公惟自盡其心不邀當世之譽然卒未有不相遇
者是以其數甚奇而其天常定其行已若拙而其道
固大光也尚何遲速之足論乎自公來此予有深幸
焉曩時得侍郎方伯徐憲使見二人侃侃正色力扶
國紀嘗嚮慕之思得一賢者接踵二公以決去志迺
公正氣直節難惑以非所以寢淮南之謀真其人也

銓曾用公意良在是予歸武林後書金陵豫章若二

公正氣直節難惑以非所以寢淮南之謀真其人也

銓曾用公意良在是予歸武林祿書金陵豫章告二
公曰滇中紀綱毋煩長慮矣

留別左使陳獅岡年兄序

予與獅岡公同舉辛丑進士越二十九年為隆慶辛
未會於滇藩七月朔日公以右使履任予適有狗馬
之疾八月謝事間居公視司篆凡司中之事事無大
小悉諮議然後行不自有其智也凡予所可者公否
之遂舍予之可以從其否公所可者予否之公亦舍
其可以從予之否如是者五閱月雖五音之調五味
之和殆不是過在侍教於東泉邸公不以予為不肖

棄短錄長彼此相輔蓋二年如一日也二公皆今時
所稱賢豪長者予以淺陋得佐下風承明教鄔公每
厚幸曰吾兩人交驩列省所未有也今於獅岡公亦
然人嘗稱左右使為左右轄說者謂總括庶政如車
之有轄也故引重致遠千里不叛者兩轄孔固也句
宣阜成奠安方夏者兩使和調也兩轄不固雖王良
造父不能善其御矣兩使不調雖周召不能善其治
矣而世之君子或有不明於轄之義者私意容氣之
為累也夫私意容氣之為累則事權聲勢紛紛轆輻
忽亂靡定故或扶權以自專或越位而凌僭相欺相

軋協恭和衷之體失矣予三人如御車然唯欲其車

惑亂靡定故或扶權以自專或越位而凌僭相欺相

軋協恭和衷之體失矣予三人如御車然唯欲其車
之行俱不以己與之也夫以鄔公之膺大猷毅陳公
之精銳淵塞此亦何藉於予予幸以寡過而免於素
餐如此然後知伐檀之君子其得於麗澤之助不少
也庚子秋七月鄔公以入覲行予方有離索之感幸
獅岡公相與以有成茲予又將舍公而去矣夫睽遠
於二十九年之遠相聚僅五閱月之期各以半百有
外之年而奔走於萬里邊徼之外則今日之別公固
不能棄予予亦豈忍舍公而去哉昔召穆公將明農
以歸致告周公惓惓以誠小民為言蓋欲嗣王之勤

也。滇民困於採買之役甚矣。所以願畏民若使
朝廷無南顧之憂者。方伯職也。是月八日。公奉新
命。晉左轄。願勉力加餐。又安南土斯固報
主上簡迪之恩。亦友生屬望之情也。遂書此。以為別

留別少參徐龍濟鄉文序

昔孔子論益友曰。友直友諒友多聞。予嘗以是求友
於天下。何其相遇之寥寥也。夫面折人過者。近於直。
然忠信之薄。則失於不誠。然諾必信者。近於諒。未必
能忠告善道也。則失於鮮直。博學強記人稱大雅。然
切切惻惻。恐終身未之有得也。朋友之義。不明而益

友不可得見如此者。人有曰。古之遺直者。有曰。君子

切切惻惻恐終身未之有得也朋友之義不明而益
友不可得見如此昔人有曰古之遺直者有曰君子
之諒者大易有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然
則夫子所云直諒多聞之友此豈可易言哉宜其求
之寥寥而不可得也自予得龍灣徐公而友之也有
深幸焉公舉進士為司寇郎與濟南李子滄漢太倉
王子鳳洲興化宗子方城楚中吳子川樓南海梁子
蘭汀為友工古文辭至忘寢食一時名動京師曩癸
六才子者公居其一云然予不知為何如人也歲辛
未二月公以湖廣憲僉陟滇省少叅居久之竊自幸
日數十年所欲見者斯其人也公高朗洞白中無底

裏馴實應至不尚浮誇至博綜六籍擷其英華武庫
不能喻其富也嘗議事兩臺前持義甚正而色溫氣
和聽者甚愜蓋公所執者論是非不計利害義所不
合誠有拂衣歸山三公不能拘繫之者此其夙所自
負也生平不為諛節詭行以求異於人其油油與借
援而可止雖鄉人亦鮮有深知之者予二十年來祇
以詩人目公而不知其直諫多聞詩人不能有也使
非至真幾失公矣吁天下未及識公與夫觀其外而
不知其內者恐不免以詩人目之也公嘗舉陽明先
生之言曰一人知之不為少其所自負如此宜乎人

莫能識也公歷世途二十二年矣文學政事同類所

生之言曰一人知之不為少其所自負如此宜乎人

莫能識也公歷世途二十二年矣文學政事同類所
推遲曰猶豫未有知推轂之者此無他其介不可易
故行或尼之耳然為郎時有盛名作郡稱良牧居藩
臬多建樹夫子所稱益者三友庶幾近之其所表見
既已章章如是則識與不識於公無加損也予過公
甚晚辱知寶深而相去又甚速茲何如為情哉古人
有遠送於野執手躊躇者若是乎情之不能已也予
言之公聽之其敢為佞乎易有之曰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

留別憲副王新泉公序

敬亭子在吾間居新泉王公每造四柏堂論政寬而
有制嚴而不殘當今所稱賢士大夫斯其人也今年
公以次當入賀予侯旨即行矣公謂予曰何以教
我自公至滇予得益友焉茲不容於無言也嘗聞之
烈士不殉利以吳身仁人不逸己以疲民直臣不曲
法以徇人斯三者賢士大夫之所難兼而有之尤難
也公以寒士久困場屋一旦舉上第宰名邑自昔作
令秀水鮮有能自全者公聲利澹然介守莫奪用民
之財猶己之財唯恐傷之也憲僉於浙時隣邑人士
掌銓衡將擬大用會以憂去不果至至今清望猶凜凜也

夫釋耒耜之具入百貨之場操無欲之心躬潔白之

掌鈔種將務大用會以憂去不果至至今清望猶凜凜也

夫釋耒耜之具入百貨之場操無欲之心躬潔白之
節非烈丈夫不能也自昔邑民承事縣官供張飲食
儼然與萬戶侯等公裁省浮濫十減其八自有倭患
以來富家困於征輸貧民疲於奔命憔悴甚矣公為
民解倒懸死生利害俱不在念故當其時法令如燬
而其民免於焦爛者父母孔邇也夫救民湯火之中
與勞心撫字者其功效難易可睹也公澤物之功浮
於召杜非仁人而能若是乎其提刑於浙於滇所自
信者此心所執者法不能隨人重輕尊貴人亦無能
重輕之者使其得至廷尉平亦若是而已詩云惺惺

君子邦之司直其王公之謂歟夫廉仁正直人臣之
盛節也廉不近名仁不徼惠直不忤物凡此美德王
公有之而不自知也至於謝固柱史見教之言而不
能用其介不可奪矣經紀張少渠公北工又何其用
意周至耶君子所為人不可及如此我

朝以仁義禮樂陶鑄士類士亦洗濯琢磨仰承

休德若夫節廉自愛能敬其身者罕矣知節愛民力
者為尤罕執三尺法與尊貴人爭是非者蓋有之矣
亦不能多見也公忠信之極可通神明嘉亦元元既
已尸而祝之百世祀之矣兩地尊官顯人方且信為

正人長者咨嗟興歎而不能已足孰使之然哉蓋其

已尸而祝之百世祀之矣兩地尊官顯人方且信為
正人長者咨嗟興歎而不能已是孰使之然哉蓋其
所能者天也非人所能為也或曰王公信賢矣毋乃
近於譽乎曰非敢為譽也廉仁正直之德人皆有之
王公能勿喪耳自今海內賢士大夫苟有味於斯言
國家民生尚亦有利哉夫譽一人以興起同類此君
子達善之學也况其已試者乎王公乃起避席曰命
之矣遂書以為別

贈常軒黃公入賀

萬壽序

雲南去京師萬里所賴以糾察吏治計安元元在於

部使者巡行郡國課殿以風厲之而已然率三歲而
一代間歲而一行至於係民安危時巡而振飭之仰
望於監司之按部者甚亟也自昔郡縣之吏循資未
及者願就此方其不習世故者至此則鄙夷其民以
為不可與居下此則捐棄禮義從而盜之者衆矣苟
一行之以操切之法則遠方下吏無以自容否則吏
玩而民殘強者弄兵黠者啟訟諺云獸惡其網民惡
其上各繇豈在下哉然則去暴安民所賴監司者甚
亟也庚申三月予東行臨元得見常軒黃公詢及二
千石以下稱良吏之選者公乃屈指數曰某也廉吏

某也能吏某也好貪而不肖某也行已在清濁之間

千石以下稱良吏之選者公乃屈指數曰某也廉吏

某也能吏某也奸貪而不肖某也行已在清濁之間
陽秋人物明若觀火予曰偉哉公之知人也授士之
暇進各守宰試理人策焉見其陳義甚高條然自愛
者即所稱廉吏也剖析利弊盡井井者即所稱能
吏也專務責民不自省己者即所稱不肖吏也掇拾
舊聞無所建白者即所稱行已在清濁之間者也蓋
閱三月而臨元之政頗稔聞之公每事必先大體省
煩苛抑貪殘任用良吏不事操切而寬仁明達之譽
終不可掩然則係吏民一道之望公真其人哉今年
以入賀當行憲使來漢張公謂予宜有序贈今

制拜

萬壽事竣大計群吏之治而書其賢者不肖者
達之天官及御史大夫矣天官又咨訪其賢不肖之
尤者俟三載而行黜陟焉雲南遠在萬里外士之賢
若天官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公素負知人之鑒茲行
也其得與考績幽明之說者也其必直書之曰某也
極賢某也極不肖某也治理卓異可以超遷而困於
久淹某也奸貪有迹俸以巧計而苟免使天官聽其
言藉是而行黜陟庶幾有感且懼焉邊氓尚亦有利
哉

賀蔣母戴太夫人七十序

賀蔣母戴太夫人七十序

自古國家能建久長之業衍蕃育之祚者非特其世
德貽謀之遠蓋亦有母儀垂裕之功焉詩稱思齊大
任文正之母夫文王聖德天之篤生而孕秀發祥鍾
於聖母古聖人之生多有不偶然者維賢哲亦有之
昔公文文伯之母夙夜勤勵其子以母忘官守孟軻
之母信以始義義以終教故詩書禮義之澤延於無
窮母教有關於國家久矣我大中丞蔣公太宜人乙
事其為天之所厚者乎太宜人貞靜專一夙閑內則
逮事璞山公公學古君子也碩德粹行太宜人內助

居多中丞公經濟遠略赫然負公輔之望聽從姆教
惟謹諸孫麟祥鳳翥全相玉質有中國夫人之家法
焉然則太宜人得於天者信厚亦其女德之盛也女
德之盛隱於閨壺所賴以顯名者夫與子孫之貴顯
而已然不可必也太宜人夫則貴子則貴孫則貴荷
天之休至矣夫之貴雖未顯然賢而未究其用熟愈
徒有其貴乎子之貴人所難得况貴而顯乎孫之貴
人所難得况二難競爽貴未可量乎貴者未必賢賢
者未必貴况貴而且賢世濟其美乎是固太宜人盛
德之召天之與之者厚矣今夫人子孰不欲孝其親

忠不能富貴富貴矣或天早奪之則欲養而無由人

德之召天之與之者厚矣今夫一人子親不欲孝其親

患不能富貴富貴矣或天早奪之則欲養而無由人
親孰不欲子之能養患不能脩身慎行悅其心志以
貽令名於不朽太宜人善獲其祥躬履其慶凡所欲
者皆可順之而無違其為樂也大矣其受福也多矣
况有中丞公之善養乎中丞公之賢孟軻文伯也則
宜人亦二母耳樹德懋公以壽太宜人于千萬世者
在是豈以三旌之位五鼎之末為足以暱其志哉于
是太宜人今年七月十一月初辰也三省諸
大夫百拜上壽某小子幸與稱慶之末敬執簡為之
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appearing as ghostly characters.









